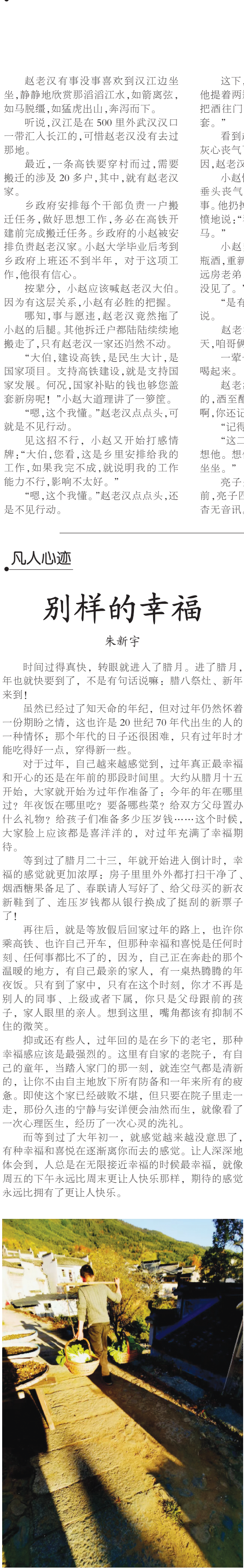


·世间万象



收获 汪维浩 摄

儿女情长

李云飞

赵老汉有事没事喜欢到汉江边坐坐,静静地欣赏那滔滔江水,如箭离弦,如马脱缰,如猛虎出山,奔泻而下。

听说,汉江是在 500 里外武汉汉口一带汇入长江的,可惜赵老汉没有去过那地。

最近,一条高铁要穿村而过,需要搬迁的涉及 20 多户,其中,就有赵老汉家。

乡政府安排每个干部负责一户搬迁任务,做好思想工作,务必在高铁开建前完成搬迁任务。乡政府的小赵被安排负责赵老汉家。小赵大学毕业后考到乡政府上班还不到半年, 对于这项工作,他很有信心。

按辈分,小赵应该喊赵老汉大伯。因为这层关系,小赵有必胜的把握。

哪知,事与愿违,赵老汉竟然拖了小赵的后腿。其他拆迁户都陆陆续续地搬走了,只有赵老汉一家还岿然不动。

“大伯,建设高铁,是民生大计,是国家项目。支持高铁建设,就是支持国家发展。何况,国家补贴的钱也够您盖套新房呢!”小赵大道理讲了一箩筐。

“嗯,这个我懂。”赵老汉点点头,可就是不见行动。

见这招不行,小赵又开始打感情牌:“大伯,您看,这是乡里安排给我的工作,如果我完不成,就说明我的工作能力不行,影响不太好。”

“嗯,这个我懂。”赵老汉点点头,还是不见行动。

这下,小赵有些着急了。趁着月色,他提着两瓶酒,来到赵老汉家。赵老汉把酒往门外一扔:“去去去, 少来这一套。”

看到赵老汉坚决的态度,小赵有些灰心丧气了。他问赵老汉不愿搬迁的原因,赵老汉沉默不语,小赵没辙了。

小赵快快不乐地回到家,爹看到他垂头丧气的样子, 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。他扔掉烟头,狠狠地跺了一下脚,愤愤地说:“看样子,还是得让老子亲自出马。”

小赵爹提着被赵老汉扔出去的两瓶酒,重新敲开了赵老汉家的门。见到远房老弟,赵老汉很高兴:“咱哥俩好久没见了。”

“是有好久了。”小赵爹没好气地说。

赵老汉赶紧招呼老伴炒俩菜,“今天,咱哥俩好好喝几杯。”

一荤一素一碟花生米,老哥俩开始喝起来。

赵老汉非常清楚小赵多的此行目的,酒至酣处,赵老汉伤感地说:“老弟啊,你还记得咱家亮子吗?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这二十多年来,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。想他的时候,我就喜欢到汉江边坐坐。”

亮子是赵老汉的独子, 二十多年前,亮子四岁时在县城不幸走失,至今杳无音讯。

·凡人心迹

别样的幸福

朱新宇

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就进入了腊月。进了腊月,年也就快要到了,不是有句话说嘛:腊八祭灶、新年来到!

虽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,但对过年仍然怀着一份期盼之情,这也许是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人的一种情怀:那个年代的日子还很困难,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得好一点,穿得新一些。

对于过年,自己越来越感觉到,过年真正最幸福和开心的还是在年前的那段时间里。大约从腊月十五开始, 大家就开始为过年作准备了:今年的年在哪里过?年夜饭在哪里吃?要备哪些菜?给双方父母置办什么礼物?给孩子们准备多少压岁钱……这个时候,大家脸上应该都是喜洋洋的,对过年充满了幸福期待。

等到过了腊月二十三,年就开始进入倒计时,幸福的感觉就更加浓厚:房子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了、烟酒糖果备足了、春联请人写好了、给父母买的新衣新鞋到了、连压岁钱都从银行换成了挺刮的新票子了!

再往后,就是等放假后回家过年的路上,也许你乘高铁、也许自己开车,但那种幸福和喜悦是任何时刻、任何事都比不了的, 因为,自己正在奔赴的那个温暖的地方,有自己最亲的家人,有一桌热腾腾的年夜饭。只有到了家中,只有在这个时刻,你才不再是别人的同事、上级或者下属,你只是父母眼前的孩子,家人眼里的亲人。想到这里,嘴角都该有抑制不住的微笑。

抑或还有些人,过年回的是在乡下的老宅,那种幸福感应该是最强烈的。这里有自家的老院子,有自己的童年,当踏入家门的那一刻,就连空气都是清新的,让你不由自主地放下所有防备和一年来所有的疲惫。即使这个家已经破败不堪,但只要在院子里走一走,那份久违的宁静与安详便会油然而生,就像看了一次心理医生, 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。

而等到过了大年初一,就感觉越来越没意思了,有种幸福和喜悦在逐渐离你而去的感觉。让人深深地体会到,人总是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,就像周五的下午永远比周末更让人快乐那样,期待的感觉永远比拥有了更让人快乐。



早市 陆士德 摄

·凡尘一瞥

午夜的守望者

程宇昂

在城市的深处,有一个地方,灯光总是比别处更迟熄灭。这里是 24 小时营业的小餐馆,玻璃门上贴着褪色的菜单,霓虹灯招牌在夜晚闪烁着微弱的光。对于那些无家可归或不愿回家的人来说,这里是一个避风港。

老乔坐在角落里,面前摆着一杯黑咖啡,周围是喧闹的人声和餐具碰撞的声音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,帽檐下的眼睛透出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。老乔是个出租车司机,在深夜的城市中穿梭,见证了许多人的故事,但很少有人知道他。

“再来一杯。”他对服务员说,声音低沉而简短。这是老乔的习惯,每晚工作结束后,他会来这里坐一会儿,喝几杯咖啡,思考一天所见的一切。有时,他会想起自己曾经的梦想——成为一名作家。然而,生活的重压让他不得不将梦想搁置一旁,选择了一份更为实际的工作。

门外,雨开始淅淅沥沥地下来,打湿了街边的广告牌和行人的伞。一个身影匆匆走进来,抖落身上的雨水,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老乔瞥了一眼,然后继续盯着自己的咖啡杯。在这个时间点,人们各有各的故事,各有各的秘密。

那晚,我和姐姐已经睡了,突然听父亲说,大队让我去管灶。母亲说,灶不好管,会计当得好好的,怎么了?父亲说,盘账的时候,出纳那儿少了 3 元钱,我补上了。母亲突然坐起,气咻咻地说,你又不管灶补个啥,这是你半个月补助呀!你还管不管我们娘几个死活了。那晚,母亲生了很大的气。

那时 3 元钱是个大数目,一盒火柴 2 分钱,一颗鸡蛋 8 分钱,一根铅笔 2 分钱,我一学期学杂费 1.5 元。我想,父亲真傻。

父亲接手管灶那天,队长交代:伍他爹,千万不能饿死人。

麻雀叫第一声的时候,父亲催醒我和姐姐去学校,他胳膊窝下夹着算盘就去了食堂。

卖饭时,父亲像个监工又像指挥,一边看着乡亲们打饭,一边还要盯着打饭的阿姨,哪家要多给一个馍,哪家多打一点儿菜。开始,打饭的几个阿姨对父亲很有意见,说父亲是偏刃斧头,标准不一,偏心眼。有一次,父亲让打饭的阿姨给她生病的公公多打了一勺面条,另一阿姨不愿意了,也要给她家里人多打,父亲没同意,这事闹腾到了队长那里。父亲对队长说,

“我之所以不想搬,是因为我怕有一天亮子突然回来了,不知道家在哪儿。”

赵老汉说到这里,眼泪哗哗地往下流,老伴儿在旁边也跟着抹眼泪。

小赵爹是个心软的人,眼睛也有些湿润了:“哥,不搬,咱不搬了。”

这下可好,本来小赵爹是要去帮忙做工作的,现在却和赵老汉统一战线了。小赵听爹把情况一说,更寒心了。

月光洒在床前,小赵躺在床上,辗转难眠。突然,他眼前一亮,赵老汉不搬家的原因不是找到了吗?何不从这个原因找突破口呢?

第二天,小赵又来到赵老汉家,详细询问了当年的情况,还特意要了亮子一张模模糊糊的照片。

回到家后,小赵把寻人启事在抖音里一发,很快,就有好几万人关注此事。

从此,小赵经常到赵老汉家串门,时不时告知他寻人启事进展情况。而且每次一到赵老汉家,他就帮忙劈柴、出猪圈、挑粪,和赵老汉老两口唠唠嗑。

看到小赵忙碌的身影,赵老汉很是感动,他越来越喜欢这个小伙子了。

一周后的一天,小赵兴奋地给赵老汉打来电话,“找到了!找到了!明天亮子哥就回来见老老。”

赵老汉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,“儿子找到了,我们后天就搬家,不再给小赵这个孩子找麻烦了。”他对老伴说。

“是呀,这次可要好感谢他。”

第二天,赵老汉老两口很早就穿戴整齐,准备迎接儿子回家。老两口在门口望眼欲穿,终于,小赵带着亮子走进了家门。

赵老汉老两口拉着亮子,含着眼泪左看看右看看, 有几分像又有几分不像,他俩记得儿子腰那儿有颗痣。赵老汉试探性地问,“亮啊,你腰那儿是不是长了颗痣?”

“什么?没有呀,我腰上从来就没有长过痣。”

赵老汉两口子一下子傻眼了,空欢喜了一场。

小赵赶紧安慰赵老汉,“叔,您放心,我一定会帮您找到亮子哥的。”

以后的日子,小赵继续寻找亮子,并发动各新闻媒体助力。转眼一个月过去了,寻人的事还是没有一点进展。

这期间,小赵依旧经常到赵老汉家问候,时不时告知寻人启事进展。到了赵老汉家,他照旧帮忙干活,和赵老汉老两口拉家常,他们走得越来越远,越来越近。

“如果找不到亮子哥,我就是你们的儿子。”小赵诚恳地说。

“那怎么行?”

“爸妈,以后只要你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,我一定第一时间赶到!”

“儿子”终于找到了,赵老汉心里乐开了花。他高兴地望着老伴儿说:“明天就是个吉日,咱们,搬家!”

·岁月留痕

希望之木

宋 扬

木曾带给我们希望。

我的第一张弹弓,便来自我家自留地田埂上的女贞树。女贞木质硬扎,其三级、四级树丫上的疙瘩明显式微,且树丫多为大写的“Y”字型,简直是不遑多让的弹弓柄首选之材。我一头拱起进密密匝匝的枝叶间,寻找粗细适宜又“Y”得最正的那根。找到了,掏出从母亲的针线匣里剪的细麻绳,把“Y”上的那两只“耳朵”轻轻捆起来,等“Y”上面的“V”长成“U”,就可以砍下来,剥皮,做弹弓了。

我们坝上,缺少山里人家富富有余的烧柴,每到秋冬,几乎所有稍大一点的树的枝丫都被剥了个精光。当然,我们小孩子眼中的宝贝——女贞树也不能幸免于刀。此时,用黄荆做弹弓,是一种聊胜于无的选择。黄荆的枝丫为三叉戟,掰掉中间的小枝,剩下程序等同伴弄女贞。黄荆不如女贞板扎,水分又重,用不了多久,一旦水分全失,手柄就会开裂。

木的好坏决定了一张弹弓的好坏。一张好弹弓能聚拢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。而我的父亲和母亲则对我家竹林旁的那三棵桉树充满了爱与期待。

与大伯分家后,我家需要打一些家具了,那三棵一抱粗的树成了打家具的唯一盼头。有一天,李二木匠把父亲好烟请来了。对付三棵桉树,李二木匠有的是办法——剥皮用斧,改料用锯,找平木板用刨子, 给板子打榫卯用凿子,抛光还有砂纸……

那次打家具,母亲果断放弃了当时惯常的给家具周身涂黑漆的做法,只让李二木匠给它们刷了一层薄薄的清漆。现在看来,真无以想象为何母亲在那个年代的审美已有朴素的超前意识。生产队开会时,家家户户都自扛了长凳子参

·五彩地絮语

慢慢走

路来森

人生,是一趟旅程,目的地是必然会到达的。而旅程的行走,却是人各不同的。故而,如何行走好,对于每个人来说,也就变得至关重要。

许多人,终日在“忙”,加班加点,兀兀穷年,像一匹勒不住的马,像一辆刹不住的车,结果又如何呢?常常是欲速则不达,事与愿违。因为忙,而忧心忡忡;因为忙,而劳神伤体,“壮志未酬身先死”的结果,每每生焉。

何以如此之“忙”?向好处说,是为了理想,为了志向;但更多的方面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恐怕多是为了利益。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”,利字当头,利欲熏心,一切便变得浮躁起来,于是,生命即喧嚣,即处处不平;于是,攀比,争斗等诸多不安因素生焉。

其实,生活更需要平静,需要以一颗平淡的心,平常的心对待万事万物,放缓脚步,慢慢走,也许会更好。

生活中,风景无处不在,慢慢走,你才能得以欣赏风景。大自然风花雪月,风景秀美;一花一草,一枝一叶,一缕风一片云,一滴露珠一抹晚霞,俱能养人眼目。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赏得此等风景。对于匆遽而行者,它也许只是过眼烟云;因为他们无暇,因为无暇,他们也就错过了身边的美。这样的美,只属于缓步前行者,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”,连吴王钱镠都有这样的风雅,今人为何“风雅”不存呢?自然的风景是如此,生命的风景亦是如此,生命旅程的行进, 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创造风景的过程。人的一颦一笑是风景,

工作的过程是风景,事业的成功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;慢慢走,你就能得以回眸,你就能在回眸中欣赏生命创造的风景。每一个人都是一道风景,你要学会欣赏自己,更要学会欣赏别人。在欣赏中, 养就一份优雅, 养就一份从容;“优雅、从容”的生命状态,也许会让你走向更大的成功。

生命的旅程,向来是曲折前行的,有一帆风顺,事业成功;更有坎坷不平,和挫折失败。慢慢走,你才能有时间对生命作出从容的反思。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何以要每天多次反省自己?就是因为生命中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。缺陷和不足,从小处说,会影响一个人的工作,会损坏一个人的形象;从大处说,则会危及一个人的生命质量,人生难以圆满。故而,反省自己,就变得至关重要。反省,则需要一颗安静的心,而安静,则需要生活的慢节奏。所以,生命的旅程,是需要一份缓慢行走的。在慢慢行走中,低下头,看看自己脚下的脚印;回首,望望自己走过的历程;扣心,摸摸自己心跳的脉搏;抬起头,看看前进道路上的方向。脚下的步子,是否踏实?走的历程,是否弯曲?内心的湖泊,是否安澜?前进的方向,是否明确?

在一次次反省中,改正自己,圆满自己,成功自己,升华自己。如此,慢慢行走,实则是在“慢中求快”,从而取得“慢而不慢”的效果。

慢慢走,养一份淡泊之志。养生,生命是需要“养”的。养,是一个过程,这个“过程”,同样需要一种慢节奏。把生命的节奏放慢,多思、多想,就容易把事情看开,把世事看透。看开了,看透了,功名利禄之心,就淡了。淡泊则能明志,志,是大志,不拘于一己,而是利于他人、利于社会的利人之志。一切,都为他人着想,都为社会谋福,你就成为了一个大写的人。

慢慢走吧,给生命更多的从容;在从容中书写自己,在从容中圆满人生。

全大队的钱,不能先支一点儿用吗?父亲说,有了这一回,那下一次呢?书记说,你这人太实诚。

在大队干了几年后, 父亲回到生产队劳动,兼会计、计工员,直到分到户。

父亲七十九岁那年放羊时, 被羊绳绊倒,造成股骨骨折,再没站起来。我每周都回家看望父亲。有一次,碰到拄着拐杖来家的老队长,两人聊天,老队长说,那年队上办食堂,二狗爹不知是饿死还是病死,大闹食堂,是我把你从大队要回来的,你这家多一勺菜,那家多一个馍,救了几个人的命,还收住了刁女人的嘴。躺在炕上的父亲说,原来是你捣鬼让我回到队里管灶,一月让我少了 6 元钱补助,我没少挨孩儿娘骂。两人哈哈地笑了。

父亲去世后那天过百日,六组的刘叔晃晃悠悠地来了。刘叔说,五十年前,我是大队出纳,你父亲是会计。有一次,我爹生病,我没钱,用了大队 3 元钱,一时半会还不上,是你父亲替我还的。那时,如果你父亲写一张去公社办事的招待白条也就能平了账,可你父亲,我的老哥,没那么做呀!